



種一第 叢譯學文
夫布丁 編
正秉杜 人

空軍文藝叢

(第一種)

血門

杜秉正編譯

中國空軍出版社發行

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二月

前言

一種文學的產生，決不是偶然的，而有它必然的原因在——時代的需要。中世紀騎士文學之所以盛行，乃由於那時在封建諸侯國家內存在着一種特殊組織——騎士制度。近代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之所以突起，乃由於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之誕生。同樣的，空軍文學在抗戰期中之所以被提出，也由於它是促進中國大空軍建設完成之一有力的原動力。

空軍文學常然是抗戰文學中之一部門，好像空軍之在抗戰大行動中成爲一枝堅強的生力軍一樣。

有人說：空軍文學不能成爲文學。他的理由是：因爲在任何一部文學史上都不難找出這一個名詞。這種論調，初聽起來彷彿很對，因爲好像是有歷史的根據。但實際上，不能這樣說：如果什麼在歷史上沒有發現過的，都不能成立。那麼歷史決定了一切，那麼什麼進步，歷史上就有發現，現

在抗戰期中，空軍文學是促進中國大空軍建設完成之一有力的原動力。

在我們還可以否認它的存在麼？正因為空軍文學是嶄新的創造，所以它也是一種最前進的文學！

根據空軍在現在戰爭中所佔地位的重要，根據建設空軍首先要加強空軍之社會文化的基礎，空軍文學在這點上確能發揮最大的功能。

文學是宣傳的武器，空軍文學就是宣傳建設空軍的有力武器。

在二十期「中國的空軍」上拙作「空軍文學創造一年」中，怎樣建設空軍文學一節內，曾提起建設的方法不外是創作和介紹，分頭並進。這裏所寫的一小冊，就想在介紹方面盡一點職責。

在這小冊裏，計有三個航空故事：「血門」，「一頂被摘下的高帽」和「戰鷹」，這些在技巧上都能寫得相當成功，每一篇中天空英雄作戰的勇壯，技術的卓越，機智的敏銳，都值得我們注意的！

最後，謹待讀者的指教！

二八，十一，八。

杜秉正於蓉城

目錄

一、前言·····	一
二、血門·····	一
三、一頂被摘下的高帽·····	三五
四、戰鷹·····	四五
1. 英勇的戰鷹·····	
2. 軍事會議·····	
3. 叢林中所見·····	
4. 竊取文件·····	
5. 活捉俘虜·····	
6. 敵守軍潰退·····	

血門

史頓中尉的手指，像鋼的探針一般，鑽進土色粗棉布的披肩裏。

「靜一點！」從他緊閉的嘴角發出幽微之聲。

「什麼鬼事？」一個德國農民打扮的人，驚恐地張開圓藍的眼，輕聲地問。

史頓向他同伴圓頸上的短髭吹出一口氣。「退後幾步，巴森，」他低語着。「我不願意人家聽到我們的談話。」

這兩個人離開了傳令室。僞德人巴森拉住史頓的右腕，手上露出污穢的指甲。

「說吧，史頓，」他要求道，「什麼神秘的事？」

但是史頓的兩眼盯住傳令室那扇開着的門。他咬着下唇，搖了搖頭。

他的聲音很模糊。

「現在不能說，巴森，」他說，「我請求你讓我一個人報告『桑達隊長』。」

巴森證實了。從史頓中以瘦削的下巴沒有流出什麼其他問題。中尉穿著整潔的制服，面上顯得相當蒼老。細長的兩眼是冷酷的，殘忍的。巴森已不是第一次看到他臉上的殺氣了。

「我在飛機棚那邊。」巴森揮着手走了。

史頓中尉抓回手槍皮套。他握着自衛柯脫的底部，把它塞進套子中去。接着他就踏入傳令室的門限。

坐在室內桌子旁邊的人，背靠着門，頭也不轉一下。他靠得很緊。史頓用膝蓋力推門口的側柱；可是室內的人，並沒有聽到，因為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一枝槍上。史頓從齒縫中發出吁吁之音。那個人詭秘的行動，

早被史頓看出他在幹什麼古怪工作。

「滾開，可惡的密探！」史頓斥道。

口中咕嚕着，他的椅子轉開了。

史頓看到一對發光得像硬黑曜石似的眼睛嵌在黝黑的臉上。鼻子突出在薄白的唇上。在史頓嚴厲的搜查之下，他的臉變成了死白色。張口吐出顫慄的喘息：

「伊里克！」

「『桑達隊長！』」史頓譏笑道。「穿上銀色的德國制服，我祇好敬仰你。處在美國軍官的地位，我真有点看不起你！難怪人家喊你這個驅逐隊『黃色十三號』！黃色……假使你真有点本領，人家為什麼會攻擊你？他們都說你這隊打死了十個人。打死的！」

史頓的笑聲帶点諷刺。他走近自稱「桑達隊長」的那個人。

「你殺害了他們，你這個冷血動物！都是你引他們進入陷阱的，毀滅了他們寶貴的生命！他們跟你瞎跑，你這卑污的偵探！他們都以爲你是桑達隊長，『辣斐德』隊（註：這是在外國僑民義勇軍中爲法國服務的，它的隊員，完全是美國人）的航空星，保有十五架德機的記錄。你這狗子！你——」史頓氣得滿臉通紅。

這個「隊長」恢復了他的態度。「但是，雖然這樣——我是你的兄弟，」他惡意地在霧眼。

史頓轉身把門關好，室內祇留下兄弟兩個人，面對面站着——像摔角的準備決最後的勝負，寂靜的房裏充滿了恐怖的空氣——整個在死神控制之下。隊長蒼白的臉上現出猙獰的微笑。他的聲音脆冷得像冰片。

「這樣，」貓叫似的，「十年闊別，我們又碰到了。」他的左手垂下

，落在帶上套子開着的柯脫的一端。但動作遲了一刻。史頓的槍口厭惡地張開，他憤怒地給隊長以痛恨的警告：

「把槍放下，否則，我立刻結束你！」

隊長聳聳肩膀，又坐回椅子上去了。「算了吧，我的兄弟，」他咕嚕着。「你準備怎麼樣？在我面前用不着嚇唬！」

史頓的面上燃燒着正義之憤。他快要伸出的拳頭又縮了回來。坐在他面前的兄弟激起他不能壓抑的怒火，每一條血管都滾沸了。可是理智又在轉變他發瘋的腦袋。一個懷疑的冰額爬過他緊張的全身。充滿了血的兩眼，顯示着疑慮；他的猶豫，使他的兄弟報之以冷嘲。

「我還是等待着你的第二個動作，」隊長提醒他。

史頓咆哮着：「我不知道。在這兒找到你——化裝成桑達隊長！我的親兄弟遽然成爲腐惡的普魯士偵探——」

隊長笑了，「你當是一個有感情的孩子。現在我知道你為什麼要留在這裏。也許因為母親離開了德國——但是我的父親……」

「我的父親，我忘了問安。他好麼？」

隊長蒼白的唇顫慄了。他瘦削的下巴發硬，黑眼裏放出傲感。「我現在是一位德國隊長。」他冷淡地宣佈。「我的父親帶領烏蘭第一師，迫近巴黎，還看到禮拜堂的尖塔呢。可是他沒有回來！」

史頓低下了頭。他跌入了感情衝突的深淵裏，理智上，他咀咒不同民族的婚姻——他和他的兄弟是在這種婚姻之下出生的。他同他的母親在普魯士一軍官家中已接受了十年的痛苦；到後來終於離了婚。美國母親帶着小兒子回國去後，不久就轉嫁給史頓，小兒子伊立克史頓，就是現任美國陸軍空軍隊的中尉。

隊長打破了沉寂。「好兄弟，你這種風情的爆發是動人的，」他微笑着。「但我們要正視現實，想法發掘根源。我可以開一歷母親的健康歷

「她很好。」伊立克·史頓回答。

「她的兩個兒子被拋進了地獄，像兩隻惡鬥的兇犬。伊立克，這是不平常的情況，可不是麼？」

「屈銑，你怎麼從地獄中跑到這裏來的？」

「這應該歸咎於美國空軍隊的愚蠢。說起來真是可笑得很，有一次，我遇到你們驅逐隊隊長——那位著名航空星桑達，他和我纏鬥了一會，他的「斯榜讀」槍壞了，「斯柏特」機墜落在我們的陣地上，我救了他的生命，祇把他禁閉在營房裏。我問他要了所有的文件。好在「斯柏特」機還能修理，我就換了這架機。」

「他被迫接收了我們的款待，我就穿上了他的制服。他好像在關心着我爲什麼很像一位美國航空員，我相信在化裝上沒有使他失望，」他的鼻音充滿了毒意。

「你能够移去你臉上的疤痕麼？」

「桑達在過去作戰受傷後，也留下這樣一個疤痕。我們之間有點相像。說到英語，伊立克，我們不是一道在母親面前學的麼？穿上桑達的制服，駕駛他的飛機，我怕什麼。我扮作桑達隊長，「辣斐德」中隊的航空星，第十三驅逐隊隊員都張開兩臂歡迎我呢。所恨的，就是在我領導之下，他們的作戰不很成功罷了。然而德國軍隊在這區域內的進展却很順利。」

「沒有隊員看出你是一個可惡的偵探麼？」這一反問聽起來是尖刻的。

「不，親弟弟。」屈鉄堅決而溫和的答語。「我的所爲當然是冒險的，好在祇有我的弟弟知道。」

「你當然相信有這種勇氣，」史頓說。

「這是普魯士民族的特質，」屈鉄激怒道，「我無論如何要受嘉獎的。你把我當作一個密探，槍殺我也好，爲德皇而死、雖死猶榮！」

你願用生命去換取十字勳章，屈鉄？

「一個普魯士人倒並不估計犧牲的代價，」他傲慢地說。「而且，」他繼續說下去，每一個字都含着惡意，「你估計過暴露我是一個德國密探的代價沒有？真的，我當然要上刑場；但是，我的親弟弟，你免得了上法庭麼？他們也會把銀章從你的肩上下取：把你看做叛徒，驅逐你出航空隊。不，伊立克，我們的關係是分不開的。假使我被槍殺，我一定拉住你。還是算了吧！」他得意地一個一個字說出。

伊里克中尉面對着這慘酷的事實。

他是一個很有光榮的記錄的飛行員，攻擊穿着輝煌制服犧牲了的少將

——他的父親，還有什麼價值？被義務所驅迫，揭破自己的親兄弟是一個間諜，這又有什麼價值？他的思想複雜極了，正像綿長的，可厭的夢魘。室內的用具都不存在了——只留下他哥哥可怕的面孔。冷汗從史頓額頭滲出，他潤濕的嘴唇突然枯乾了。

「怎麼樣？」屈鉄的語音含着勝利的毒意。

「屈鉄，我不清楚。讓我想一下。這事情太大了，一時我不能下決斷。」

屈鉄溫柔地笑着。「好在你不是一個普魯士人，伊里克。」他說，他的黑眼裏閃着輕視。

烈性的諷刺深深地咬嚙史頓。他又清楚地看見義務之路神展在他的面

領導之下，全被作戰的精神都渙散了。

十個官兵被他的血手所屠殺了，沒有美國人知道他們是怎樣死的——原來都是由魔鬼供給情報所殘害了的。此刻，他又侮辱母親所給予史頓的同情，而他的母親也就是屈跌的母親。

沒有別的路可走。不管結果這樣，這個人一定要殺了他的。

X

X

X

史頓細狹的藍眼，發出鐵一般的決心，射在他哥哥僵硬的身體上。普魯士人的手摸到了槍口。

「不是這樣，屈鐵，」史頓怒道，「在這棋局上，你要動手，你就可以用你的槍。」

「怎麼？」

現在，史頓也開始了譏諷。「我真奇怪，」他說，「你怎麼應了普魯士人的挑戰？」

士人的好習慣：寧願自殺，不能受辱。」

「是的！普魯士人不能被央歧人註：美國人的槍所侮辱。」

「但你真是一個普魯士人？」

屈鉄發出罕惡的笑聲。

「你蔑視我們之間血統的關係，」他怒道。

史頓在罰誓。

「忘記一刻普魯士的傲慢吧。屈鉄，」他苛刻地說，「我自己也無所謂，我也不苛責你。但是，我要關心母親。要她忍受我之被開除的恥辱，爲你死後的悲痛，這是必要的麼？是一個人——你沒有良心的麼？」

「在戰時，不能有良心。這當然不可以按法典來做——但是——」。

他停了一刻，眼中藏着兩個燒紅的煤球——沒有同情，也沒有懼怕。

接着，他說：